



“百枝火树千金簇，宝马香尘不绝。飞琼结伴试灯来，忍把檀郎轻别。”是谁，在月下种下了一棵春灯树，让尘世间每到元宵佳节，便会开出满街的灯笼花；是谁，在灯前许下了一个情缘愿，让痴情人每逢正月十五，就争借华光浣此情丝……

千百年来的这些画卷，至今仍一帧帧地旖旎。只要轻轻地掀起，“明月比心花比面”的唱和，便似月光一般，一泻千里。明月下，不仅谪居天涯的北宋文豪苏东坡、明朝文渊阁大学士琼山人丘濬等名士谈笑登场，即便是求仙问道的南宗五祖、南宋琼人白玉蟾，也唱起《快活歌》同乐其间……“穿越”而去，海南古代的“元宵晚会”，也就此绮丽开来。

海南古代「元宵晚会」节目单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

正月十五吃元宵

请，“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”，看汉黎同胞杀鸡饮酒欢度佳节直到三更天，并“放杖而笑”，既笑自己，又笑古贤被功名所累，提醒自己不妨洒脱一些。或许此时，他才真正领悟了自己23年前于齐鲁大地写下的咏月佳句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

灯奇夜灿，琼人争观。看到“郡人各张灯高架，旁突于通衢，巧奇百出”，观灯者“远近聚观，儿童走卒歌舞欢呼不绝”，甚至离城二三十里的村民，也“入城聚观”，明朝海南卫指挥副使王弘引吟赞：“太平有象宜今日，民物熙熙寿域登”。明朝琼州左所诗人兼书法家杨碧，亦兴致勃勃：“满城罗绮遍香风，闹看星球火树红。”

喜逢佳节，白玉蟾更是赋诗两首。一首紧接地气，“碧玉融成万里天，满城罗绮竟春妍。柳梢挂月黄昏后，夜市张灯白昼然”；另一首则仙气十足，“上界天宫此按行，五云深处有箫笙。一轮宝月明如昼，万斛金莲开满城。”可不，有说元宵燃灯的习俗，本就起源于道教的“三元”与“三官”，即正月十五，天官赐福。这些灯儿，在海南古人心中，自然颇具灵性呢。



元宵花灯



开场歌舞《赏明月观花灯》

表演者：苏轼、白玉蟾、王弘、杨碧等

月满琼楼，花灯“亮相”。但见海南古人纷纷在路边支起竹竿，搭起篷子，挂上灯笼。当然，官府和富人家的灯笼要更加靓丽一些，有的“缚竹糊纸为鳌山灯，用通草雕刻人马故事，彩绘，衣以绫罗”，能够活动；有的“剪纸为人马，树于灯内团走，曰走马灯”；还有剪灯、花灯、纱灯、蒺藜灯、梅花球灯、媳妇灯、莲花灯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灯美月明，唐宋共奉。于唐大中二年（848年）正月抵达崖州的贬相李德裕，“独上高楼望帝京”时，不知是否会忆起帝京元宵佳节的盛况，但大唐皇室“观灯作乐”，并派宫女为大臣外戚表演歌舞的“元宵晚会”，定让他的天涯客居平添了几丝眷念。而北宋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，谪居儋耳的苏东坡，也已不似初至海南的第一个元宵节、元符元年的上元那般苦闷独坐，凄凉地回忆他在汴京陪皇上过节的甜蜜。而是欣然地于“良月佳夜”，接受“老书生数人”的邀

魔术《猜灯谜放烟花》

表演者：丘濬、王弘诲、海瑞、张子翼、方向等

天涯元夕，热闹非凡。这种热闹，不仅体现在琼州府城大力灯展，“灯起于十一日，而胜于十五，撤于十八夜”，以及燃放火树银花般的烟火。只从琼州下属的定安县和乐会县的景象看，便可见其畅旺。《康熙定安县志》载：“至上元，亦以灯为胜，结彩、射谜、烧炮、放火树”，一直玩到天亮，私灯、官灯则从正月十一亮到正月十六，而且“各扮故事，共闹元宵，谓之乐岁升平”。《康熙乐会县志》则称：“街市各花灯悬门，或烧火树、银花、纸炮，少年游戏，办杂剧故事，团聚嬉舞，名曰闹元宵。”

好一个“闹”字妙哉！面对如此精彩，明朝琼州郡守方向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吟诗以记：“百尺竿头有路通，彩绳摇曳戏东风。谁将一线牵消息，泄漏春光满眼中。”明朝南京礼部尚书、定安进士王弘诲也欣然挥毫，写下196字长诗《火树篇》：“玉树银花傍晚妍，春光谁假祝融边。燎原欲种应无地，幻质能开别有天。红学石榴全带焰，绿偷杨柳半浮烟……”而其亲家，明代陆川知县、琼山人张子翼，也应声唱和“星桥元夜转新晴，节序人间万炬明。满座催花荆树合，半尊迟月斗云横。”

烟花易冷，灯谜长喧。南宋时便已成为元宵节特色节目的猜灯谜，也颇受海南古人喜爱。《正德琼台志》载，海南元宵的“谜灯”，会“题写诸经书典故，鸟兽、花木、物类，暗蓄事义，作为诗词，粘于方纸、灯笼”，如果有猜中的，就把纸条揭下来。对此，丘濬还专门赋诗“书语摘来灯上谜”。而800年来的张灯结彩，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与海南相关的灯谜。仅以“打海南一地名”为例，便有：千仞高峰如玉柱（琼山）、子仪出征讨禄山（定安）、公私仓廪皆丰实（屯昌）等，雅俗共赏。而以清官海瑞为谜面的，则有：海瑞、况钟、于谦、魏征、包拯（打一四字惯用语：五官端正），海瑞罢官（打一唐人诗句：岑参的“誓将桂冠去”），包拯、海瑞、况钟列传（打一京剧名：《清官册》）等，令人称妙。



舞龙闹元宵

小品《吃元宵赛肥鸡》

表演者：王佐、唐穆、阎天秀、陈是集等

“一杯喜趁月明酬，如此春光肯负不？”良辰美景，无宴不欢。瞧这边，明朝礼部员外郎、琼山进士唐穆已邀上老友阎天秀，一起饮酒赏月，并怡然吟唱：“灿灿银冰垂绮席，盈盈珠玉映云楼”。看那厢，明朝中书舍人、文昌进士陈是集，在正月十三已与故知餐餐之后，“自兹不夜连三五，赐酺年年胜似前”，又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，邀朋喝友，于“元宵后一日重饮友善堂，赏珠灯。”

上元饮食，自然少不了元宵。海南乡亲早已提前几天“以糯米搓丸”，“小者煮浸糖水，大者果以蔗糖，名元宵丸”，除了自家食用，希望家人像圆月一样团圆，还“以贻亲邻”，把元宵送给亲戚邻居，共享这份美好的祝福。当然，元宵的馅料也是海南味儿十足，不仅有椰子甜元宵，还有鸡屎藤元宵等，绵软柔弹，清香鲜爽。

祈罢团圆，再迎吉祥。琼海乐城元宵佳节赛肥鸡的民俗，自然不能错过。这个相传由城隍爷祭礼演变而来的活动，把“鸡”“吉”谐音的寓意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“脑补”一下古人流连其间的情景，只怕不仅白玉蟾会喜看“鱼虫犹可佛，鸡犬皆登仙”，与丘濬、海瑞、张子翼并称“海南四绝”的“吟绝”明人王佐，亦会追和“闻说云中好养鸡，仙人家住武陵溪。何年海上朝三岛，鸡放云峰顶上啼”呢。至于“惟有月光分不得，一杯饮我一杯君”的明朝翰林院检讨、琼山人陈麟，估计也要“惟有肥鸡分不得”了。



元宵提灯笼

杂技《舞鱼龙摸醒狮》

表演者：冯耿光、王廷傅等

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新春纳吉，自然要舞起鱼灯龙灯，祈福鱼跃龙门。离正月十五还有好几天，海南古人便“每夜张灯，或为鱼龙曼衍之戏”，或舞狮扮鹤，划起旱船，希望年丰人旺。而到了元宵佳节当天，还争相摸狮求祥，送灯添丁、摘青换香、菜园偷青，以图吉利。像清朝拔贡、琼山人冯耿光，就描绘称“摸狮妇女连翩过，摘叶儿童断续行”，清朝贡生、琼山人王廷傅也赋诗“待到元宵灯火夜，偷青人乞石狮灵。”

民俗民风意蕴深远。以文昌等地的元宵夜偷青而言，种菜的乡亲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洗好青菜放在地头，恭候“嘉宾”。不少偷青者也会放个红包，以示感谢。偷青者则以挨骂为好兆，偷不到者则以不挨骂为好运。一些单身男女则借此良机，在这个传统的“中国情人节”，邀请心仪的人一起行动，表达爱慕。而流行于府城的摘青换香，虽然如今已改为了互换鲜花，也同样仍是未婚男女交友寻缘的时尚表达。

除此之外，到了正月十六的夜晚，古时的海南女子还扎堆出门，“或探亲、抛桥、谒庙，名曰走百病”。而“过桥抛生菜，无病无烦恼”等习俗，至今仍盛行于珠三角地区。

而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圈，类似的“抛柑接蕉”习俗，也吸引了众多的华裔单身男女，在元宵佳节涌向河边湖畔抛柑接蕉，并在水果上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以期觅得一份金玉良缘。

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此时的爱情，便如两盏初绽的灯笼，羞涩地照亮了对方、温暖了彼此；而此时的海南古代“元宵晚会”，也在我们的心头，长满歌声，“知趣”地唱响“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无论天涯与海角……”